

學而：

你雖然身在愛爾蘭，但我相信現在資訊這樣發達，你對香港近兩星期就稅制改革，特別是商品及服務稅進行的熱烈討論，一定早有所聞。你應該非常清楚我一向對香港稅制的看法。事實上，我在二零零零年投稿報章的一篇關於香港稅制改革的文章，亦是在你的鼓勵下寫成的。

六年前，我仍身處工商界，但我當年對稅制改革的觀點和今天加入了政府任職財政司司長後的想法，其實是前後一貫的。我當時提出的幾點想法，對今天的討論仍然是息息相關，其中包括：香港是否有結構性財赤、新稅項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政府打擊逃稅的工作，及應進行公開諮詢。我們當年曾就以上幾點有過深入的討論，今天，正好透過這信和你再次重溫我對這些問題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認為香港近年經歷的財政赤字反映目前的稅制存在一些基本問題。我一向認為香港的稅基狹窄已到了必須正視的程度，而開徵消費稅則是一個擴闊稅基的好辦法。政府的財政穩定，可以為我們下一代的發展打好基礎。此外，我亦認為政府應進行全面的稅制檢討，而不是

只研究引入單一新稅項。

特區政府在二零零零年分別成立了一個專責小組和一個諮詢委員會，專責研究香港的公共財政和可以擴闊稅基的新稅項。這兩個小組和委員會，在二零零二年向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提交了報告。他們的結論和建議是：（一）香港正面對持續性的財政問題，而其中有部分是屬於結構性的。即使經濟回復正常增長，財政赤字仍會出現，甚至惡化。因此，政府不能繼續採用現行的處理財政方式。（二）商品及服務稅是唯一可以擴闊稅基而又不損害香港對外競爭力的新稅項。若由於出現結構性財政赤字，而令政府需要增加收入，則應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回顧過去的一個經濟周期，香港在 98-05 年間連續出現赤字，要靠動用財政儲備支付政府開支。我們在這七年間共動用了約 1,900 億元財政儲備。儘管我們的帳目在去年已轉虧為盈，但預計由 05-11 的六年間，我們的累積盈餘只有大約 1,000 億元。我並不認為我們必須把財政儲備回復到 1998 年的水平。但面對目前有些說法認為經濟好時有盈餘，經濟轉差時出現赤字實在不足為奇，我必須指

出若我們在每個經濟周期中，需要動用近 900 億元儲備，那麼，我們現有約 3,100 億元的儲備，並不能支持很多個經濟周期。居安思危，我們必須早日開始思考如何擴闊稅基，保持較穩定的政府財政收支結構。

其次，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下，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吸引人才及資金的競賽。我們無論在吸引國際投資或海外人才來港工作時，都面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激烈競爭。因此，我們在考慮引進任何新稅種時，都必須小心考慮對本港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而我們在稅制改革的諮詢文件中，亦詳細列出了若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對本港整體經濟及各行各業可能帶來的影響。我知道這是社會各界其中一個最關心的課題，但其他開徵相類似稅項的經濟體系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稅項對經濟的影響應是短暫的，並不會帶來長遠的不利影響。這些結論已參考了其他經濟體系的實際經驗。我知道社會上對這點存在不同看法，我希望他們亦能抽時間翻閱諮詢文件，之後我們很樂意和他們深入討論。

第三，我認為政府在考慮開徵新稅項前，必先確

保已做好現有稅項的徵收工作。稅務局在二零零零年已成立了實地審核及調查科，專職打擊逃稅和非法避稅行為。以去年為例，稅務局完成近 1900 宗實地審核及調查個案，成功追回 21 億元稅款及罰款。此外，立法會亦在二零零四年通過了稅務修訂條例，有效堵塞避稅漏洞。

最後，我認為政府必須公開就新稅項進行的研究和檢討結果，好讓公眾能在高透明度的環境下，在充足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理性討論。這點實際上是我對政府工作的基本信念，因為我對香港市民的理性和智慧充滿信心。我相信無論議題有多複雜，多具爭議性，只要我們能客觀地鋪陳事實、研究結果和基本分析，市民將能通過理性討論，找出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最佳安排。其間，討論可能熾熱，批評也許比較尖銳，但真理總是越辯越明。

祝你和慧貞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英年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九日